

欽定宋史

卷三百一至三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元 中 書 右丞 相 總裁 脫 脱 等 修

列傳第八十一

何 鄭 吳中復從孺 擇仁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何鄭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亳已而留經筵鄭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使夏竦譖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鄭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爲副都知鄭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鄭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鄭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贊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閤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爲妃地帝以語鄭鄭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負罪不去鄭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鄭言佞人在君側爲善政累願勿革前命竦遂行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鄭請閱寶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

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閩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任守忠以修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鄭曰守忠勞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閭門欲綴本品坐宴鄭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鄰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鄰遍厯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宮親叨竊非據外庭竊議謂將處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爲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鄰乞準故事凡詔敕並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荆南敕過門下鄰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內臣蘇安靜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効奏之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

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佐李煜爲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
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廢
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
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誠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
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
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彌詔中復往治促行
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
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
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繫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宣戮首惡流其餘入奏
爲令厯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檄之曰斂散自有期今先事擾
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爲縣中復言永康
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竟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振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爲不實削

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從

魏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丘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旗奴犯法按致於理積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仇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廳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卽以直祕閣爲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讞於帝曰新城難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圮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穢以來令衛卒三投之堅緻如削鐵雖不能傳遞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竇諭者以捕盜寵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貧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于遠畿中以

事出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閤歲以徽猷閣待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文致殺二人以追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貰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閣選爲記室參軍直賢集院頴王爲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卽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燕餕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慶麻用兵詔求
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爲教之不至屏出
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
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卽釋生而待獵加敬徙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
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長官入爲吳王潭王宮教
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
入爲皇子卽拜說書及卽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侍侍講厚亦持
此說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
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爲
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贈綱干四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爲寵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卽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間纔三書更考爲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
時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行補國子直講加祕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爲說書又爲侍講直
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卽位擢天章閣待制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

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問訪以政歐陽修初不知思恭修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思恭精闢氏易尤妙於大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麻近世麻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諱謹夷緩第進士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爲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及爲皇子愈堅臥不出孟陽入見臥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爲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一宮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卽位命爲皇子位說書以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祕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羣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己乃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詔特官其壻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貢官縉錢數萬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判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帑格外餽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爲戶部判官神宗出閣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爲類王

府翊善進太子左諭德帝卽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約不苟擾所至人愛之帝念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

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進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仁宗愛其才欲超賓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繢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遺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督陛下新卽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遺顧獨遺中人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爲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爲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爲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牒甫言於帝帝詔甫曰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彊禦知無不爲朕一見許其忠盡擢實言職信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爾

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晝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晦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詔繪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爲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爲非禮又言不宜用遼麻改置閨悉從之繪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餽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詳在寶下傳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爲吏敏彊主愛利而受性疎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爲范祖禹所咨重爲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爲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之未識帝益嘉重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祈天戒詔罷之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甚宏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廟宜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德奉寢庫被盜治守藏吏庠言皇城幾察厲禁實近侍主之當并按

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豫儲嗣未正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卽爲無窮計賴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內爲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爲國家長利奉使契丹故事兩國忌日不相避契丹張晏白溝日當英宗祥祭庠丐免契丹義而聽之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礮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爲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內侍程昉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鋭工技擊者籍爲勇敢倣漢謫戍法貫流以下罪徒實河外契丹建牙雲中遣騎涉內地邊吏執之契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疆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爲備庠奏言雲朔歲儉軍

無見繼契丹張形示彊道端首禍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嘉使者辭順訖以黃鬼山分水嶺立新疆遭母喪服終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徙泰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興軍時西征無功關內騷動庠過關力言虛內事外恐搖根本帝感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聞之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庠有吏能淹通歷代史王安石稱其博卒後蘇頌論庠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爲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眞御史初臺臣奏事必先移閣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旦既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盡爲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鹽稅厯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爲幸太學頌或擿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論曰何鄭吳中復皆良御史也鄭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耿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
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修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爲令而興孔子廟孟陽
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考證

何鄭傳體實鄭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體實二字疑誤南北本俱同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考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諫 脱 等 修

列傳第八十二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閻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事周世宗數戰伐有功又從太宗平太原終龍屬都虞候真宗爲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卽外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冀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而師不失一人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陣又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名契丹退趨冀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冀州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衆契丹委器甲遁去拜唐州團練使累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遷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使以足疾命入謁無拜卒贈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學擊劍善射契丹犯河北應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戲下使捕賊曾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爲契丹所掠去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